

海上花



第三十四回

瀝真誠淫凶甘伏罪

驚實信仇怨激成親

按來安暨沈小紅兄弟在客堂裏等了多時，娘姑阿珠出來却和沈小紅兄弟先回。
來安又等一會，洪善卿纔出來向來安道：『俚噪教我勸王老爺，倪是朋友，倒有點開架頭。要末同仔王老爺到俚搭去，讓俚自家說，耐說阿對了』

來安那有不對之理，滿口答應。善卿即帶來安同行，仍坐東洋車，逕往四馬路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

其時王蓮生正叫了四隻小碗，獨酌解悶。善卿進見，蓮生讓坐。善卿笑道：『昨日夜頭辛苦哉？』蓮生含笑噴道：『耐更要調皮！起先我教耐打聽耐勿肯！』善卿道：『打聽啥嘅？』蓮生道：『官人姘仔戲子，阿是無處打聽哉！』善卿道：『耐自家勿好，同俚去坐馬車，才是馬車浪坐出來個事體。我阿曾搭耐說沈小紅就爲仔坐馬車用場大點？耐勿覺着嘅。』蓮生連連搖手道：『勁說哉！倪喫酒！』

娘姨添上一副杯筷，張蕙貞親來斟酒。蓮生乃和善卿說：『翡翠頭面勁買哉。』另有一篇帳目，開着天青披大紅裙之類，托善卿趕緊買辦。善卿笑向蕙貞道：『恭喜耐。』蕙貞羞得遠遠走開。

善卿正色說蓮生道：『故歇耐討蕙貞先生是蠻好；不過沈小紅搭耐就實概勿去仔，終好像勿局哩。』蓮生焦躁道：『耐管俚局勿局！』善卿越笑婉言道：『勿是呀；沈小紅單做耐一個客人，耐勿去仔無撥哉。剛剛碰着仔節浪，幾花開消，才勿着杠；屋裏再有爺娘搭兄弟；一家門喫喫要用，教俚再有啥法子？四面逼上去，阿

是要逼殺徠性命哉？雖然尤小紅性命也無倫要緊，九九歸原，終究是爲仔耐，也算一椿罪過事體。倪爲仔白相了，倒去做罪過事體末，何苦呢？『蓮生沉吟點頭道：『耐是也來浪幫徠啵！』善卿艷然作色道：『耐倒說得稀奇！我爲倫去幫徠啵？』

蓮生道：『耐要我到徠搭去，阿是幫徠啵？』

善卿咳的長嘆一聲，却轉而笑道：『耐做仔沈小紅末，我一徑說無倫趣勢，耐勿相信，搭徠恩煞；故歇耐動仔氣，倒說我幫徠噪哉，故末真真無倫話。』蓮生道：『价末耐爲倫要我去？』善卿道：『我勿是要耐再去做徠，耐就丟下塊好哉。』蓮生道：『去一塊末做倫啵？』善卿道：『故末就是替耐算計。常恐有倫事體，翻去仔，徠噪要一放心噪，耐末也好看徠噪光景。四五年做下來，總存萬把洋錢哉，一點點局帳也犯勿着少徠，耐去撥仔徠，讓徠去開消仔，節浪也好過去。難下節做勿做隨耐個便。阿是啵？』

蓮生聽罷無言。善卿因慊惡道：『晚歇我同耐一淘去，看徠說倫；倘然有半句，

閒語聽勿進末，倪就走。『蓮生直跳起來嚷道：『我勿去！』善卿只得越笑剪住。兩人各飲數杯，仍和蕙貞一同喫過中飯。善卿要去代蓮生買辦。蓮生也要暫回公館，約善卿日落時候原於此處相會。善卿應諾先行。

蓮生吸不多幾口鴉片煙，就喊打轎，逕歸五馬路公館，坐在樓上臥房中，寫兩封應酬信札。來安在傍伏侍。忽聽得吉丁當銅鈴搖響，似乎有人進門，與蓮生的姪兒天井裏說話，隨後一乘轎子擡至門首停下。蓮生只道拜客的，令來安看去。來安一去，竟不覆命，却有一陣咕咕略略小腳聲音登上樓梯。

蓮生自往外間看時，誰知即是沈小紅，背後跟着阿珠。蓮生一見，暴跳如雷，厲聲喝道：『耐再有面孔來見我！搭我滾出去！』喝着，還不住的躁脚。沈小紅水汪汪含着兩眶眼淚，不則一聲。阿珠上前分說也按捺不下。蓮生一頓胡鬧，不知說些甚麼。

阿珠索性坐定，且等蓮生火性稍殺，方朗朗說道：『王老爺，比方耐做仔官，倪來告狀，耐也要記明白，羅末該打該應罰，耐好斷曉；故歇一句閒話也勿許倪說。耐陸里說得有冤枉個事體？』蓮生盛氣問道：『我冤枉仔俚儉？』阿珠道：『耐是勿會冤枉倪；倪先生有點冤枉，要搭耐說，耐阿要俚說噯？』蓮生道：『俚再要說冤枉末，索性去接撥仔戲子好哉曉！』阿珠倒呵呵冷笑道：『俚兄弟冤枉仔俚，好去搭俚爺娘說；俚爺娘冤枉仔俚，再好搭耐王老爺說；耐王老爺再要冤枉俚，真真教俚無處去說哉！』說了，轉向小紅道：『倪去罷。再說儉噯？』那小紅亦坐在高椅上將手帕掩着臉嗚嗚飲泣。蓮生亂過一陣，跑進臥房，概置不睬。小紅與阿珠在外間，寂靜無聲。

蓮生提起筆來，仍要寫信，久之不能成一字，但聞外間切切說話，接着小紅竟趑到臥房中，隔着書桌，對面而坐。蓮生低下頭只顧寫。小紅顫聲說道：『耐說我儉個俚個，我倒儉；我爲仔自家差仔點，對勿住耐，隨便耐去辦我，我蠻情願，

爲啥勿許我說閒話？阿是定歸要我冤枉死個？」說到這裏，一口氣奔上喉嚨，哽咽要哭。

蓮生攔筆，聽他說甚。小紅又道：「我是喫煞仔倪親生娘個虧！先起頭末，要我做生意；故歇來仔個從前做過歇個客人，定歸原要我做；我爲仔娘了聽仔俚，說勿出個冤枉！耐倒再要冤枉我姘戲子！」

蓮生正待回駁，來安匆匆跑上報說：「洪老爺來。」蓮生起身向小紅道：「我搭耐無伶閒話！我有事體來裏！耐請罷！」說畢，丟下沈小紅在房裏，阿珠在外間，逕下樓和洪善卿同行至東合興里張蕙貞家。

張蕙貞將善卿辦的事物與蓮生過目。蓮生將沈小紅陪罪情形述與蕙貞。大家又笑又嘆。當晚善卿喫了晚飯始去。

蕙貞臨睡，笑問蓮生道：「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紅？」蓮生道：「難是讓小柳兒去做個哉！」蕙貞道：「耐勿做末，倒動去糟塌俚。俚教耐去，耐就去去也無

俗，只要如此如此。」蓮生道：「起先我看沈小紅好像蠻對景，故歇勿曉得爲俗，俚凶末勿凶哉，我倒也看勿起俚！」蕙貞道：「想必是緣分滿哉。」閒論一回，不覺睡去。

次日，五月初三，洪善卿於午後來訪蓮生，計議諸事，大略齊備，閒話中復說起沈小紅來。善卿仍前相勸。蓮生先入蕙貞之言，欣然願往。

於是洪善卿王蓮生約同過訪沈小紅。張蕙貞送出房門，望蓮生丟個眼色。蓮生笑而領會。及至西蒼芳里沈小紅家門首，阿珠迎着，喜出望外，呵呵笑道：「倪只道仔王老爺倪搭勿來個哉。倪先生勿會急煞，還好哩！」一路越笑，擁至樓上房間。

沈小紅起身廝見，叫聲『洪老爺』，嘿然退坐。蓮生見小紅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，不施脂粉，素淨異常；又見房中陳設一空，殊形冷落，只剩一面着衣鏡，爲敲

碎一角，還嵌在壁上；不覺動了今昔之感，浩然長嘆。阿珠一面加茶碗，一面搭越道：『王老爺說倪先生恰個恰個，倪下頭問我：「陸裏來個閒話？」我說：「王老爺肚皮裏蠻明白來浪，故歇爲仔氣頭浪說說罷哉呀，阿是真真說俚姘戲子！」』蓮生道：『姘勿姘恰要緊嘅？勸說哉。』阿珠事畢自去。

善卿欲想些閒話來說，笑問小紅道：『王老爺勿來末，耐牽記煞；來仔倒勿響哉！』小紅勉強一笑，向榻牀取簽子燒鴉片，裝好一口在槍上，放在上手。蓮生就躺下去吸。小紅因道：『該副煙盤還是我十四歲辰光搭倪娘裝個煙，一逕放來浪，勿曾用，故歇倒用着哉。』

善卿就問長問短，隨意講說。阿珠不等天晚，即請點菜便飯。蓮生尙未答應，善卿竟作主張，開了四色去叫。蓮生一味隨和。

晚飯之後，阿珠早將來安轎班打發回去，留下蓮生，那裏肯放。善卿辭別獨歸，只剩蓮生小紅兩人在房。小紅纔向蓮生說道：『我認得仔耐四五年，一逕勿曾

看見耐實概個動氣。故歇來裏我面浪動個氣，倒也爲是搭我要好了，耐氣到實概樣式。我聽仔娘個閒話，勿會搭耐商量，故末是我勿好。耐要冤枉我姘戲子，我就冤枉死仔，口眼也勿閉個哩！時髦信人生意好，尋開心，要去姘戲子；像我，生意阿好嘍？我哋勿是小幹件，勿懂事體；姘仔戲子阿好做生意？外頭人爲仔耐搭我要好末才來浪眼熱；勁說儉張蕙貞，連搭仔朋友也說我邱話。故歇耐去說仔我姘戲子，再有捨人來搭我伸冤？除非到仔閻羅王殿浪剛剛明白嘍！」

蓮生微笑道：『耐說勿姘就勿姘，捨要緊嘍！』小紅又道：『我身體末是爺娘養來浪；除仔身體，一塊布，一根線，才是耐辦攢我個物事，耐就打完仔也無捨要緊。不過耐要捨脫我個人，耐替我想想看，再要活來浪做捨？除仔死，無攢一條路好走！我死也勿怪耐，才是我娘勿好。不過我替耐想：耐來裏上海當差使，家眷末也勿會帶，公館裏就是一個二爺，笨手笨脚，樣色樣勿周到；外頭朋友就算耐知己末，總有勿明白個場花；就是我一個人曉得耐脾氣。耐心裏要有捨事體，我也猜得』

着，總稱耐個心，就是說說笑笑，大家總蠻對景。張蕙貞巴結末巴結煞，阿能殼像我？我是單做耐一個，耐就勿曾討我轉去，賽過是耐個人，才靠耐來裏過去。耐心裏除仔我也無撥第二個稱心個人來浪。故歇耐爲一時之氣捨脫仔我，我是就不過死末哉，倒是替耐勿放心。耐今年也四十多歲哉，倪子困件，才勿曾有；身體本底子嬌寡，再喫仔兩筒煙，有仔個人來浪陪陪耐，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過日脚。耐倒硬仔心腸拿自家稱心個人冤枉殺仔，難下去耐再要有捨勿舒齊，捨人來替耐當心？就是說句閒話，再有捨人猜得着耐個心？睜開眼睛要喊個親人一歇也無處去喊。到該個辰光，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紅，我就連忙去投仔人身來伏侍耐也來勿及個哉！』說着，重復嗚嗚的哭起來。

蓮生仍微笑道：『該號閒話說俚做啥？』小紅覺得蓮生比前不同，毫無意思，忍住哭，又說道：『我搭耐實概說，耐原無撥回心，我再要說也無捨說個哉。就算我千勿好萬勿好，四五年做下來，總有一點點好處。耐想着我好處末，就望耐照應』

點我爺娘；我未交代俚，噪拿我放來浪善堂裏。倘忙有一日伸仔冤，曉得我沈小紅，勿是妍戲子，原要耐收我轉去。耐記好仔！」

小紅沒有說完，仍禁不住哭了。蓮生只是微笑。小紅更無法子打動蓮生。比及睡下，不知在枕頭邊又有幾許柔情軟語，不復細叙。

明日起來，蓮生過午欲行。小紅拉住，問道：『耐去仔阿來噶？』蓮生笑道：『來個。』小紅道：『耐勸騙我哩。我閒話才說完哉，隨即便罷！』蓮生佯笑而去。不多時，來安送來局帳洋錢，小紅收下，發回名片。接連三日不見王蓮生來。

小紅差阿珠阿金大請過幾次，終不見面。

到初八日，阿珠復去請了回來，慌慌張張，告訴小紅道：『王老爺討仔張蕙貞哉！就是今朝日脚浪討得去！』小紅還不甚信，再令阿金大去。阿金大回來，大聲道：『恰勿是噶！拜堂也拜過哉！故歇來浪喫酒，鬧熱得來！我就問仔一聲，勿會

進去。」

小紅這一氣却也非同小可，跺脚恨道：『耐就討仔別人，倒無俗，爲啥去討張蕙貞！』當下欲往公館當面問話，輾轉一想，終不敢去。阿珠阿金大沒興散開。小紅足足哭了一夜，眼泡腫得像胡桃一般。

這日，初九，小紅氣的病了，不料敲過十二點鐘，來安送張局票來叫小紅，叫至公館裏，說是酒局。阿珠叫住來安要問閒話。來安推說無工夫，急急跑去。小紅聽說叫局，又不敢不去，硬撐着起身梳洗，喫些點心，纔去出局。到了五馬路王公館，早有幾肩出局轎子停在門首。阿珠攙小紅躉至樓上，只見兩席酒並排在外間，並有一班毛兒戲在亭子間內扮演，正做着『跳牆着棋』一齣崑曲。小紅見席間皆是熟識朋友，想必是朋友公局，爲納寵賀喜。

洪善卿見小紅眼泡腫起，特地招呼，淡淡的似勸非勸，略說兩句，正兜起小紅

心事，迸出一滴眼淚，幾呼哭出聲來。善卿忙搭趣開去。合席不禁點頭暗嘆。惟華鐵眉高亞白尹癡鴛三人不知情節，沒有理會。

高亞白叫的係清和坊袁三寶。葛仲英知道亞白尙未定情，因問道：『阿要同仔耐幾花長三書寓裏才去跑一埭？』亞白搖手道：『耐說個更加勿對！故是「可遇而不可求」個事體！』華鐵眉道：『可惜亞白一生俠骨柔腸，未免辜負點！』

亞白想起，向羅子富道：『貴相好搭有個叫諸金花，朋友薦撥我，一點無捨好睨。』子富道：『諸金花生來勿好，故歇到仔么二浪去哉。』

說時，戲臺上換了一齣『翠屏山』。那做石秀的倒也慷慨激昂，聲情並茂；做到酒店中，也能使一把單刀；雖非真實本領，畢竟有些工夫。沈小紅看見這戲，心中感觸，面色一紅。高亞白喝聲『好』，但不識其名姓。葛仲英認得，說是東合興里大脚姚家的姚文君。尹癡鴛見亞白賞識，等他下場，卽喚娘姨，說：『高老爺叫姚文君個局。』娘姨忙攙姚文君坐在高亞白背後。亞白細看這姚文君眉宇間另有一

種英銳之氣，咄咄逼人。

那時出局到齊，王蓮生忽往新房中商議一會出來，却請吳雪香黃翠鳳周雙珠姚文君沈小紅五人，說到房裏去見見新人。沈小紅左右爲難，不得不隨衆進見。張蕙貞笑嘻嘻起身相迎，請坐講話。沈小紅又羞又氣，絕不開口。臨行各有所贈：吳雪香黃翠鳳周雙珠姚文君四人，並是一隻全綠的翡翠蓮蓬；惟沈小紅最重，是一對耳環，一隻戒指。沈小紅又不得不隨衆收謝。退出外間，出局已散去一半。高亞白復點一齣姚文君的戲。這戲做完，出局盡散，因而收場撤席。

第三十五回

落煙花療貧無上策

煞風景善病有同情

按王公館收場撤席，衆客陸續辭別，惟洪善卿幫管雜務，傍晚始去，心裏要往公陽里周雙珠家；一路尋思，天下事那裏料得定，誰知沈小紅的現成位置反被個張蕙貞輕輕奪去；並揣道生意意思之間，和沈小紅落落情形，不比從前親熱，大概是開交的了。

正自轆轤的轉念頭，忽聞有人叫聲『娘舅』。善卿立定看時，果然是趙樸齋，

身穿機白夏布長衫，絲鞋淨襪，光景大佳。善卿不禁點頭答應。樸齋不勝之喜，與善卿寒暄兩句，傍立拱候。洪善卿從南臺錦里抄去。

趙樸齋等善卿去遠，纔往四馬路華衆會煙間尋見施瑞生。瑞生並無別語，將一捲洋錢付與樸齋道：『耐拿轉去交代無嫌，勤撥張秀英看見。』

樸齋應諾，齋歸清和坊自己家裏，只見妹子趙二寶和母親趙洪氏對面坐在樓上亭子間內。趙洪氏似乎嘆氣。趙二寶淌眼抹淚，滿面怒色，不知是爲甚麼。二寶突然說道：『倪住來裏也勿是耐個房子，也勿曾用捨耐個洋錢！爲啥我要來巴結耐？就是三十塊洋錢，阿是耐個嘅？耐倒有面孔向我討！』

樸齋聽說，方知爲張秀英不睦之故，笑嘻嘻取出一捲洋錢交明母親。趙洪氏轉給二寶道：『耐拿去放好仔。』二寶身子一捧，秋氣道：『放捨嘅！』

樸齋摸不着頭腦，呆了一會。二寶始向樸齋道：『耐有洋錢開消，倪開消仔原到鄉下去？勿轉去個，索性爽爽氣氣貼仔條子做生意！隨便耐個主意！來裏該搭做